

李圓淨著

甘地的式教主義

癸酉夏月書題於中江佛學書局
葉茶律題



景范誌

敘

李君圓淨。養疴於西湖之韜光。以其所撰甘地的戒殺主義。寄示。并索序文。余讀一過。曰。有是哉。甘地主義。乃解英國之震撼帝國主義。而受全世界人之崇拜者也。而其發端。乃在戒殺。設非李君爲之揭出。世人初不知此偉大之主義。乃造端於一念也。

人類動物也。凡有生命之物。雖蟲蟻之微。亦與吾人同類也。同生於天地之中。弱肉強食。互相吞噬。致冤冤相報。世世生生。永無了期。果何爲哉。曰。爲口腹耳。爲生活耳。人類自知維持生命之必要。原無足怪。然必戕賊他物之生命。以維持自己之生命。在同是動物之見地上言之。果合理乎。吾知人類苟有良心。必不能反對此說。特牽於口腹之欲。而不能自解耳。

人間之最慘最酷者。莫如戰爭。炮火連天。犧牲無數生命。無論國際戰爭。國內戰爭。其無意義則一。任何人知戰爭之害。故國際有和平之聯盟。國內亦有反對內戰之團體。然戰爭是結果。其動因乃起於人類之殺機。倘一面日造殺業。一面欲求世界和平。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戰爭烏乎免。和平烏可得哉。欲消除殺機。則惟有人人自知戒殺而已。

偉哉甘地。竟能於舉世人爭奪相殺之時。創此戒殺主義。此主義較諸任何主義爲偉大。無怪其能以一手一足之烈。而屈服猙獰之帝國主義也。圓淨君能認識甘地之根本精神。撰此小冊。以喚醒國人。其旨深哉。

壬申冬日蔣維喬

甘地的戒殺主義

李圓淨

作者並不因爲甘地是印度國的人而拉攏他；也不因爲甘地信仰的宗教和佛教有什麼密切關係這一點本文沒有涉及，或甘地之崇高的人格有合乎佛教的四根本戒律這一點本文有講到而頌揚他，我只就『戒殺』的立场上引他爲同志。甘地的戒殺主義，以之應用於政治、教育、社會，與乎一切的國際的關聯上，這真是曠古所無的。這種戒殺主義的普遍適用，實與佛陀的精神吻合無間。我怎能再安緘默呢？民國二十一年立冬日圓淨誌。

誰是二十世紀的大人物？不是列寧，不是興登堡，也不是墨索里尼……而是印度的聖雄甘地。

甘地的戒殺主義

二十世紀的歷史，好像是血染了似的。所謂偉人也者，無不具有一副辣心腸，一雙鐵手腕。這實在是人類的恥辱。尙幸二十世紀一開幕的當兒，就有一位真真的大人物登場。直到現在還沒有下檯。他的事業，纔真箇演得有聲有色。深入人心。在二十世紀烏煙障氣的歷史裏頭，打開了光榮之一頁——他是誰？就是印度的聖雄甘地。

甘地是現代的一位大政治家。他的政治運動的基礎完全建立於戒殺主義之上。他曾正式宣言：戒殺是療治世間上一切罪惡的藥。他始終以爲印度文化的保存和印度民族的復活，決不是這樣那樣的決裂手段所能辦到的。而需要另外一種較爲優良的利器來保護他。一生深信著戒殺的普徧真理，使他打定主意，只有用慈愛和政治的仇敵奮鬥，終於演成了若干年來驚天動地撼動人心的偉業。本文雖然只說甘地的戒殺主義，而不

專敘述他的一生事業，但觀於若干年來報章所喧騰的印度民族革命的進程，常常的使大不列顛的精明政治家束手無策，堅強的海陸空軍歸於無用，常常的使大英帝國政府不得不遷就屈服，這便是大甘地主義的成功。這成功的可能，還不斷的向前進展著。

甘地主張當兒童很幼稚的時候，便應當教他們戒殺。當未求學之先，一定要使他們曉得一切高等精神生活的基本律，是些什麼東西。他以爲教育的緊要部分，是在於用仁愛來推翻怨恨，用忍受來打倒暴力。有一次杜克(J. Duke)問道：『這戒殺觀念，是怎樣深入於你心中的呢？』甘地乾脆的就將少時讀過的文句來回答：『如果有一箇人給你水飲，你因爲要報答他也給他水飲，這可並沒有什麼了不得，須知眞美是在於以善來報惡。』

甘地固然在他幼稚時代已經受了戒殺的很深印象，使他老早就確信了戒殺的真理，和戒殺真理中所含藏的力量。後來甘地更堅決的說：『我雖然從世界上各種大教中的著作得了許多的信仰，我的戒殺觀念雖然也是得自研究世界上各種宗教而來，那些見解固然變成了我之生命的一部分，但是我的見解卻並不依靠於這許多著作的法權。如果我忽然發現了我所讀的宗教書中有一種見解是與我所學得的不同，我還是堅持著我的戒殺見解。』可見得甘地的戒殺主義是一貫的。

少年甘地到英京倫敦去學法律，初到時，對胃口的素菜固然難得，素菜館子也找不著，幾乎要挨著肚餓。後來好不容易纔找得了一間素菜館，這箇館子對於他，在這箇時候，好像是天賜的。不久他更加入了一箇素食會，他在會中，很出力辦過些事。甘地後來雖然是一位大演說家，但他頭一回的

演說，卻是在倫敦的一箇蔬食宴會裏——嘿！那時少年的甘地站起來演說啦，可是說了幾句便再也說不出來，這也是一樁趣事。

甘地在英倫求學的時候，受托爾斯泰和羅斯金的影響最深，因此他回印度之後，便買地建屋，發起了一箇居留地，以便人們到這裏來過簡單的生活。這裏只有幾間矮房子，裏面只有幾件很粗的而必不可少的家具。他稱這箇地方爲太平邨，因爲來這裏過生活的人，都可以安靜地過他們的太平日子，而不必有求於外。甘地住在太平邨裏，有他的家眷和他的親密的門徒們包圍著。

太平邨有什麼意義呢？凡是住在這裏的人，大家都遵守了一種誓辭，非特對於一切不是養生所絕對不可少的物件都拒絕不用，而且把他們的食物也減到極少數。凡不是養體所必要的，都用不著。他們大家都深切的

覺得不能不拋棄一切多餘的東西。奢侈害煞了人類。安得太平居之風普及於人間呢。雖然這時甘地爲開闢這箇太平邨化用了不少金錢。一時使他幾乎變爲乞丐。也很得一幹的了。

甘地以爲一箇人如果能夠節制他的口腹之欲。就能夠很容易的節制其餘的官覺。吃的能不成問題。聽的看的……都易於不成問題。甘地又曾發表過一箇見解說：『如果我們親見在種咖啡種可可種茶的農場裏。工人們所受的虐待。我們應當會自主的拋棄了。享受這幾種飲料。其實如果我們肯去注意到各種食品是怎樣製成的。便應當覺得十樣食品之中。有九樣是不願意吃的了。』我們試想：災區的難民多苦楚。看了甘地這幾句話。還忍任意的享受麼。我們試想：肉食是要經過怎樣的過程。纔能入口的。看甘地連過分的素品都不願吃。何況是從極慘痛中割來的肉食呢。

聖雄甘地的人格，不僅使太平邨中的人們徹底的感化了，即印度全民族都受著他的一種神聖地的聲譽所剋服，這最好拿印度大詩人泰戈爾的說話來申明他說：『全國的人都相信他是一位不世出之聖人，所以都本能地聽他的話。』箇人無論怎樣蠻橫的忿怒著，可是一聽見說「摩訶甘地禁止發怒」就會立刻安靜了下來。全國中各種各族的人性情思想等種種的不同，卻都手拉著手的跟隨著一位聖人，這豈非近代的一箇奇蹟看來，他不但是印度的最大人物無疑的，也是全世界上最大的人物。」泰戈爾的說話並不過份，是有事實可以證明的。有一次，英國保斯爵士（Sir L. S. Bose）同印度邊陲上的野蠻部落說話，他們並未見過甘地的面，然而他們說：『現在是打算耕種過活了，已經停止打獵的生活了。』爲什麼呢？『因爲甘地曾說過一句話：不要去驚動森林。』他們的解說，僅僅

是這樣簡單而已。他們不過聽了這一句話，就肯不打獵。他們不過聽人說甘地的智慧和好處，而甘地的戒殺主義，就能如此的深入於他們的心坎裏。他們不但從此不打獵，並且從此不殺家畜。他們起頭原想把家畜賣了，拿回點好處，無奈找不著買主。他們便甯願犧牲自己的財產，將家畜盡都放了。你看，甘地的崇高人格，連印度邊鄙的野民都感化到了。甘地人格的潛力這麼偉大，而他的根本觀念，又在於戒殺主義。這真是二十世紀險惡潮流中的唯一福音呀。

甘地既極力提倡戒殺，當然愛護全數的動物，而他尤其著重於愛護母牛。這與中國民間向來特別注意於戒食牛肉的理由，是完全相同的。甘地選母牛爲神聖的動物，他以爲母牛是人間豐穰的給與者，是印度最好的同伴。母牛不獨給人們以牛奶吃，而且給人們的耕種以莫大之便利。甘地

的最警奇之句是說：『我們看見這箇溫柔的動物就是在那裏讀憐憫詩——母牛竟是一篇憐憫詩』他又說：『保護母牛，是印度贈與全世界的——一樁厚禮因為保護母牛就是保護了全箇不能夠說話的動物世界』甘地先生也許不知道我們中國也有給這份厚禮與世界的資格如果甘地知道中國的老百姓也這般的憐憫母牛他老人家一定是很高興的

甘地因為主張愛護全數的動物，便將範圍推廣到極下級的動物，連毒蛇也在保護之列。他的議論很妙，他拿上帝來做幌子，他說道：『我們切不可忘記，毒蛇也是那造人類和造其他動物的同此上帝所造的。我們雖然看不出上帝的路數是什麼樣，但是我們可以相信，上帝造獅虎蛇狼等物，並不是要殘害人類的。』他的理由對否不必論，然而這種宏慈大悲的願心竟與釋迦文如來所說的無二無別。

說到這裏，甘地戒殺主義的說明，應可告一段落。我們知道，殺戒在大乘佛教的四根本律儀中居第一戒。甘地主義實完全具足了戒殺戒盜戒淫戒妄而無所欠非，但戒殺而已現擬並爲略述，也許因此能夠將聖雄甘地的圓滿人格表現無餘罷。

以言戒盜，甘地聲言：『無論我們收受什麼物件，如果這些物件是我們眼面前所用不著的，我們就是賊。這大自然，每日產生一切的東西來供給人們的需要，只要人們各箇取足自己所要用的，而不多取，這世界上自然沒有貧窮的人，也自然沒有餓死的人。雖然因爲我要調整自己的生活，但是我決不敢取我所不需要的東西。我們切莫取他人的東西，以爲己有。』甘地又對印度國人懇求說：『因爲了現在有三百萬人，每日只有一頓飯吃，我們就不該多取東西，因爲了要全數的貧人，都可以有飯吃，都可以有

衣穿都可以得到些滋養我們到必要時，自己情願挨著餓也是應該的呀！我們中國人聽者：甘地替印度人中每天只有一頓飯吃的三百萬人擔心然而我們貴國四萬萬人口當中現在每日連一頓飯都沒有吃的卻何止四百萬人我們今日得聞甘地這一番說話我們慚愧何極我們如果稍有天良人性未泯今日得聞甘地這一番說話之後我們目覩災區之廣，難民之多，同胞之慘痛無待他人之勸募也應節衣縮食自動輸將我們……唉，吾欲無言！

以言戒淫，甘地聲言：『天賦給我們以神祕的力量我們必要用嚴厲的紀律來維持著務要把他變作精神的心靈的屬性而不要只變作肉體的屬性人生世上，爲的是要同艱難奮鬥戰勝他們爲的是要同誘惑奮鬥打倒他們凡是無志戒除淫欲的人他們絕對不配享受真正健康的無上幸

『福！我很相信。如果我終身戒色，我的精力和熱心當然會強過此時千倍。我當竭盡我的精力替我國家我自己辦事。』甘地又勸勉世人說：『我們必須把戒色的觀念常常放在眼面前，力求接近。他要努力的愈走愈近，猶如教小孩子寫字，先要把字母的樣子給他們看，再由他盡其能力重寫出來。戒色也是要這樣作去。』

說到戒妄的話，在甘地的純潔人格上看來，那還有什麼說的呢？他一生的偉大事業，就是爲要求印度自由而奮鬥，在這奮鬥的過程中，他也絕對的摒除虛妄。他一生覺得自己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計劃，所以更沒有什麼事是怕公開的。凡他將要實行的革命辦法，他必將全部詳細的真實記載預先通告他的敵人。凡遇有失敗，他絕不遮瞞，也並不想藉詞推卸責任。卻也奇怪，因爲甘地是這樣的心直如弦，居然能夠使他的仇敵不打算再

來提防他，這豈非從來未有的妙事？這自然有許多事實可以拿來證明的。即如印度在德利政府時代，弄到後來也不肯用祕密警察來監視甘地的行動了，因為他們以為這是完全無用，等於沒事生事而已。聖雄甘地一生的政治生涯都是如此，豈非近代奸劣卑鄙政治運動中的唯一光明麼？

甘地不特嚴格的戒除殺盜淫妄，而且也涓滴不飲。請看甘地傳描寫他的日常生活說：『甘地的生活異常簡單，他每日不過吃兩餐，日出時入時各吃一餐，每餐只吃一樣菜，他不飲酒，不飲茶，不飲咖啡。晚上睡的時候，只拿一堆布作枕頭，在地上舖一幅粗布，便安然而寢。他的主要食品不過是一點米飯與羊奶和香蕉、檸檬、花生、棗子等類而已。』這樣看來，甘地的五戒是完全無缺的了。

我久已注意到這位二十世紀中唯一的偉大人物，我近來仔細研究甘

地的生平，尤使我驚喜的，便是發現甘地主義的骨髓，實在於嚴肅的戒殺，使我不得不將這一點特別提出介紹於世人。而欲使國人明白全世界人士，尊稱甘地爲聖中之雄而略無慚色者，實由於並盜淫妄飲而絕對摒除之，故本文兼爲演述，以見偉大甘地之所以爲偉大者，決不是偶然的。

臨了，閱者也許要問：甘地的運動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何以會使英國政府不得不遷就屈服呢？甘地到底有什麼法術呢？雖然本文的範圍只限於甘地的戒殺主義，但若不將甘地戒殺主義之應用的方面略加申說，非特閱者多有存疑莫釋，而甘地戒殺主義的真價，亦難以徹底顯露無遺。友人聶雲臺君著有大糞主義一書，他自己說那篇文字是從甘地主義推演出來的。在這裏，我且將該文說及甘地運動之處，引錄一段如後，一則固然可以使閱者藉知甘地運動的一些大概，二則我也可以趁此引申評論，藉